

肯特家史
The Kent Family Chronicles

叛逆者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肯特家史
The Kent Family Chronicles

叛逆者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THE REBELS by JOHN JAKES
Copyright: © 1975 BY JOHN JAKES, 2003 RENEWED BY JOHN
JAKES, 2004 INTRODUCTION BY JOHN JAK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3-1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叛逆者 / (美) 约翰·杰克斯著; 董惠铭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2

(肯特家史; 2)

ISBN 978-7-5339-3920-5

I. ①叛… II. ①约…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217号

责任编辑 朱怡瓴 杨 彬

装帧设计 水墨

“肯特家史”第二部

叛逆者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428千字

印张 26.25

插页 6

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920-5

定价 10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作者简介

约翰·杰克斯出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迪波夫大学，在俄亥俄州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二年级时便卖出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十二个月之后，他的第一部书问世。自那以后，他发表了二百多部短篇小说，出版了五十多部书——大多是悬念小说，青少年阅读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近来则是科普小说。他还用杰伊·斯科特兰这个笔名发表了六部通俗历史小说。他的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欧洲和日本畅销。杰克斯先生本想成为一名演员，他对戏剧的兴趣一直不减，他创作了四出戏剧和五部音乐喜剧，就是明证。这些作品已经付梓，并由固定剧院的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在全美各地上演。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也是美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科普作家协会的成员。

译者简介

董惠铭，杭州市萧山人，浙江大学毕业，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任过校长、局长、处长、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省人民政府督学、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省期刊协会副会长、一些大学的特聘教授或导师等职，编过撰过不少专业的或学术的书籍，但是最钟情的是翻译。

迄今为止翻译出版了“肯特家史”系列的《私生子》、《叛逆者》、《探索者》、《复仇者》、《巨人》、《战士》、《不法之徒》、《美国人》八部作品，以及《总统谋杀案》、《一岁的小鹿》、《纳尼亚传奇》系列的部分作品、《马洛丽成长记》系列的部分作品、《安德烈的木头鞋》、《逮蚱蜢的那一天和其他日子》等近六百万字的历史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

肯特家史

携美国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与恢宏跌宕，“肯特家史”书写着一部气势磅礴的传奇，关于英雄主义和无私奉献，关于爱国主义和英勇行为，关于光辉精神和不渝忠贞。

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故事，也是一个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令人惊叹的家族故事。正是那个时代，开启了独特的美国历程。

这套宏伟绚丽的系列小说，不只是一套引人入胜、荡气回肠的读物，更是一个铿锵激越的明证——伟哉，美利坚合众国。

目 录

第一卷 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

- 003 / 第 一 章 初上战场
- 019 / 第 二 章 启蒙山庄
- 044 / 第 三 章 生产
- 065 / 第 四 章 暴动
- 088 / 第 五 章 寒冬运炮
- 110 / 第 六 章 联邦的播种期
- 136 / 第 七 章 十三口钟

第二卷 考验人的时刻

- 165 / 第 一 章 武装民船
- 182 / 第 二 章 黑暗的行动
- 202 / 第 三 章 重逢宾夕法尼亚
- 223 / 第 四 章 兵败布兰迪瓦恩
- 242 / 第 五 章 “我是说得深入敌占区”
- 266 / 第 六 章 教官
- 292 / 第 七 章 拉克姆

第三卷 浴火重生

315 / 第一章 狼

331 / 第二章 夏天的枪声

357 / 第三章 肖尼间谍

377 / 第四章 上帝的定价

392 / 第五章 弗吉尼亚女人

406 / 尾声 《世界倒了个个儿》

414 / 后记

第一卷

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名誉

第一章

初上战场

—

一只英国战鼓敲响了徐缓的进军鼓点，其他的战鼓也一齐响了起来，鼓声响彻查尔斯敦^①半岛东南端广阔的战场上空。

有那么一会儿，战鼓在火热夏天的天空中响得有点反常。隆隆的炮声暂时沉寂下来。大炮部署在查尔斯河^②对岸波士顿^③市的科普山和包围着半岛的战船上，半岛全在这些战船的火力范围之内。

菲利普的左边，一个拿着一支小口径步枪的瘦瘦的黑人不自然地笑着说：“英国佬一定吃过中饭了，是吧？”

“大概是的。”菲利普说。说话很困难。他的喉咙像烤干了一样，几乎发不出声音。他又拧了两下通条，将纸团按到他那支宝贝英国造青铜燧发枪枪筒里的火药和弹丸上。他想，这会儿要能找到一点水喝该有多好。

他的肚子也咕咕直叫。事实上饿得有点痛。昨天下午他们在坎布里奇^④集合时带的食物早就吃光了。

① 查尔斯敦，原为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城镇，1874年后成为波士顿的一部分，1775年6月17日邦克山战役进行的地方。

② 查尔斯河，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条河流，流经波士顿和坎布里奇之间，注入大西洋，全长七十五公里。

③ 波士顿，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约于1630年创建，以英国林肯郡的波士顿命名，美国独立运动的发源地。

④ 坎布里奇，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城市，波士顿的卫星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

此外,他浑身酸痛,上帝啊,酸痛极了。整个夜里,他跟殖民地的其他战士一道,在布里德山^①上挖战壕。军官们为这道命令争论不休。到底是设防于布里德山还是邦克山^②,大家意见不一致。邦克山位于连接查尔斯敦半岛狭地的西北部,从地形看,比布里德山更易防守。

最后,一个叫格里德利的工程师出身的军官下了结论:防守布里德山。在夜色的掩护下,美洲殖民地的战士们挖好了方形的防御工事,每边几乎有一百四十英尺长,南端有一个箭头形凸角堡,可以俯瞰通向查尔斯河的那一片斜坡草地。

战壕里菲利普旁边的那个黑人说他的名字叫塞勒姆·普林斯。菲利普记不起他是哪儿人了。挤在这个6月下午热浪炙烤下温度高达华氏一百多度的土坑里,有好几百人。但是,菲利普没认识几个。

这个黑人也不一定是马萨诸塞州^③部队的战士,有可能是那个印第安老战士普特南^④指挥下的康涅狄格州^⑤部队的人。这支部队正在他们后面农庄主邦克的庄园那边一个小山丘上挖工事。那黑人的出现很突然。一颗炮弹呼啸而来,菲利普赶紧抱头蹲下。炮弹在他们工事的左边通向密斯蒂克河的小山坡上炸出了很大一个弹坑。等他抬起头时,那个黑人就站在他的左边,一边用手在他那支老式小口径步枪的枪口来回擦着,一边腼腆地笑。殖民地士兵衣衫褴褛,可这个黑人的穿着更加破烂不堪。他很可能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偷偷地溜到半岛,自愿参加战斗。殖民地的军队这会儿欢迎任何一个志愿者。

菲利普和普林斯焦急地交换了一下目光,两人都听到了战鼓声。他们一齐装模作样地耸了一下肩膀,玩世不恭地笑了笑,仿佛那鼓声根本没有什么。可事实上,他们害怕极了。

菲利普这会儿几乎像塞勒姆·普林斯一样黑,他的皮肤、短裤以及满是补丁的长筒袜和被汗水浸透了的宽大衬衫上,全都是泥巴。人们在工事里跑进跑出,

① 布里德山,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一座小山,紧连邦克山,美国独立战争史上有名的邦克山战役即发生于此。

② 邦克山,美国马萨诸塞州原查尔斯敦的一座小山,1775年6月17日美国独立战争第一场主要战斗发生于此以及相毗邻的布里德山,史称“邦克山战役”。

③ 马萨诸塞州,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濒临大西洋,首府波士顿,清教徒先辈们于1620年到此定居,抗英运动的中心,后成为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之一。

④ 普特南,即伊弗雷尔·普特南(1718—1790),美国独立战争时大陆军将领,在邦克山战役中崭露头角,后指挥长岛战役遭惨败。

⑤ 康涅狄格州,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州,首府哈特福德,为美国最初的十三个州之一。

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谁属于哪个部队。没有几个人穿着军服。

部队人员的增减不断，有人利用炮弹爆炸时人们抱着头的一刹那，逃离了那个热死人、脏死人的工事。不知怎么的，那个工事，使菲利普觉得竟像一个新挖掘成的巨大的坟墓。然而，新的志愿者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

菲利普右边的人伸长脖子，踮起脚尖，从战壕里抬起身瞧着前方。一发炮弹飞来，炸开了，接着又一发。炮弹更加密集，炸飞的泥土像雨点般落到菲利普的身上，他紧紧地闭着眼睛。

可是，他没法闭上耳朵。抑扬激越的战鼓声一阵紧似一阵。

他的脑海里掠过一个恐怖的景象。在这个肮脏的、臭气熏天的土坑里，尸陈遍地，身份不辨。上帝呀，要是他就在其中，那该怎么办？

菲利普·肯特，1753年生于法国查瓦涅克村附近，卒于1775年6月17日，一个美丽的星期六……

安妮！他在心中极度痛苦地喊道。他得挨过去。

鼓声继续激越地响着。又一发炮弹炸开了，大地震荡。至少，他们对这些铁的魔鬼已经习惯了。

美洲殖民地军队一方的工事是在17日午夜的时候暗中挖的。皇家战舰“快捷”号甲板上眼明的人首先发现了他们的行动。早上四点钟，“快捷”号发动了首轮炮火袭击。

一些新兵尖叫着，害怕极了。不一会儿，一发炮弹将一个名叫波拉德的士兵的头炸飞了，他当时正在工事外面干活。他的尸体就这样倒在早晨第一缕阳光升起时候的湿润的草地上。

波拉德无头的脖子上喷涌而出的鲜血是一个活生生的警告……也许，布里德山上的每个人在新的一天里都会遭此厄运。可是，没有人需要这样的警告。

一个炎热的上午即将过去。人们发现，英国战舰和波士顿射来的炮火，由于角度的原因，并没有给殖民地的部队带来多大损失，只不过这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揪着他们的心，每张大汗淋漓的脸上，几乎都可以看出这种神情：

今天,为了反对国王陛下乔治三世^①,我敢于拿起武器,并将与阵地共存亡。

炮声再次响起,并且更加猛烈了。菲利普想偷眼瞧一下整个战场,看看他和他的战友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形势。突然,他感到惊惶不安。他听到一个声音高叫着:“啊,这些他妈的浑蛋英国人,他们向查尔斯敦开火了。”

菲利普还没来得及冒险抬起头瞧一眼,就看见了腾起的烟柱和火光。炽热的炮弹将一幢幢房子炸得粉身碎骨,燃烧着的碎片飞向四面八方,这个河边小城的二三百间房子霎时陷入一片火海中。魂飞魄散的小城居民们早就逃跑了。

“增援部队登陆了。”有人说。

“皇家海军。”另一个人补充道。

又有一个发抖的声音说道:“正规军开始进攻了,瞧……”

“别出声,听指挥官的命令开火。”

这严厉的炸雷般的声音来自战地指挥官,普雷斯科特上校。上校身材高挑,头发灰白,是佩珀雷尔人。穿过密密的人群,菲利普瞧见普雷斯科特折叠起一架望远镜,向工事后部唯一的一个入口走去。要是这阵地被攻克了怎么办?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被埋葬了一样。

突然,他听到一阵激动的喊喊喳喳声:“沃伦^②……是沃伦大夫……”

一个满头金发、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背着一支旧式步枪,挎着剑,大踏步走进战壕。约瑟夫·沃伦大夫,波士顿的一个内科医生,是马萨诸塞州爱国事业的高层策划人之一。菲利普是在伊德斯和吉尔印社工作时认识沃伦的。

“愿意为您效劳,长官。”沃伦一脸严肃地对普雷斯科特说。

普雷斯科特吃了一惊。等他镇静下来后,急忙大声说:“沃伦将军。”接着,他敬了一个礼:“请您指挥。”声音盖过了咚咚的战鼓和隆隆的炮声。

“不,上校,我到这儿来是作为一个志愿者。我的任务仍然只是准备文件,等着被签署呢。我跟大家一起战斗。”

内科大夫穿着金边外套,尽管也浑身湿透了,仍然显出优雅的翩翩风度,所到之处,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他穿过飞扬的尘土,走到一堵掩体墙后面。普雷

① 乔治三世(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为扩张英帝国势力,发展商业,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导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1811年精神失常后由其子摄政。

② 沃伦,即约瑟夫·沃伦(1741—1775),美国医生,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军官,曾参与起草抗议英国不可容忍法令的《萨福克决定》(1774),派飞骑报信,准备迎击英军(1775),后在邦克山战役中阵亡。

斯科特消失在战壕窄窄的入口处,去指挥左边小山坡上胸墙那儿的战斗。

鼓声更响了。我得盯着敌人,菲利普心里想。

就在这时,沃伦发现了他。内科大夫赶紧跑了过来,笑着问道:“肯特?”他伸出手。

“是我,沃伦大夫,您好。”

“我几乎认不出你了。”

“这儿的活有点脏。”

“可是干得很好,这很正常。这么说,你在部队……”

“我们都必须这样做,我想。”

“听说你娶媳妇了,韦尔律师的女儿。”

“是的,先生,我们一个月前结的婚。安妮在沃特市^①租了一间房子,她父亲也在那儿。”

“好,”沃伦说,“要是我们击退了英国军队,你马上就可以回去看她。”

说完,大夫挥了一下手,又回到他的掩体后面。人们仍然用一种敬仰和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沃伦是反抗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与约翰·汉考克^②、亚当斯两位表兄弟^③、银匠保罗·里维尔^④等其他很多人一样,是推进马萨诸塞州人民以武装斗争反抗英国人这一伟大事业的坚定派。这样一个有声望有地位的人,竟然像一个普通战士一样来到这个生死未卜的战场,这对战壕里所有的战士来说是一种鼓舞。菲利普·肯特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几点钟了?他从太阳的位置猜想大约三点钟了。尽管炮火几乎不断,他还是踮起脚尖朝外望去,想望望莫顿山上他们今天下午将受到的挑战。

当他看到满山遍野,事实上布满整个半岛的正在往前冲的英国兵时,不禁傻了眼。他的手紧紧握着那支青铜燧发枪的枪管,手掌心全是冷汗。

① 沃特市,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市镇,濒临查尔斯河,近波士顿。

② 约翰·汉考克(1737—1793),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独立宣言》的第一个签署人,历任大陆会议主席、州长等职,1788年主持马萨诸塞州制宪会议,批准联邦宪法。

③ 即塞缪尔·亚当斯(1722—1803),美国政治家,北美英国殖民地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组织群众进行反印花税条例斗争(1765),第一、二届大陆会议代表,波士顿茶叶事件组织者,《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以及约翰·亚当斯(1735—1826),美国第二任总统(1797—1801),大陆会议代表(1774—1778),《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④ 保罗·里维尔(1735—1818),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爱国者、银匠,因连夜(1775年4月18日)将英军即将入侵的消息骑马驰报波士顿居民使军民得以做好迎战准备而闻名。

猩红色军服，到处都是猩红色的军服。至少有一千到两千英国兵。而美洲殖民地的战斗人员这会儿已经减少到只有他们的一半。

英国兵保持整齐的队形前进着，攀石墙、绕树木，都保持着完美的前进队形。他们的军旗在酷热的熏风中猎猎作响。

这是像阅兵一般的行进，速度缓慢，步伐稳定，和着炮火中的战鼓。英国军队列成一排猩红的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米斯蒂克河，连队与连队，互为侧翼掩护，向着敌方的阵地、向着胸墙、向着更纵深的仓促搭建起来的为挡子弹堆满了稻草的掩体挺进。再向纵深，更多的连队向着栅栏和河岸中间仓促垒起来的石墙挺进。在各种各样的工事后面，穿着破烂的殖民地战士们等待着。

菲利普朝另一个方向望去，整个情景尽收眼底。查尔斯河对岸的波士顿城里，成千上万的人趴在窗户上、爬到房顶上观战，科普山炮兵阵地上的大炮口子里，冒出袅袅白烟。

菲利普的视线不知不觉地拉回到山坡上正向前进的英国军队。有人说，英国军队由陆军少将威廉·豪^①爵士亲自指挥。他是5月中旬抵达的三位少将军官之一，前来援助托马斯·盖奇^②将军。

“别开火，”战壕一端传来一个指挥官的喊声，“听到命令后再开火。让这帮浑蛋走近点，走进你们的火力范围之内。”

这样就一劳永逸了，菲利普心里想。

他数了一下，英国军队前排有十个连队。他们后面又紧跟着十个连队。大批大批的穿着猩红军服的英国兵慢步前进着，简直像一堵猩红的墙在向前移动。来吧……

被汗水浸透的衬衫里面的胸前，汗水还在一个劲儿地流。他明白，英国兵也一定像他一样，热得要死，那厚厚的军服，加上一包包的食物和毯子……重量够惊人的。然而，他们仍然在稳步地前进，只是当他们攀越或绕过某个障碍物时，才打乱一下节奏。菲利普已经看得清他们的相貌了。一个人的下巴上有一个大大的疤，那些军人有着黄铜色的浓密的眉毛，以及一张张汗水流淌、油光四溢

① 威廉·豪(1729—1814)，北美英军总司令，在邦克山、布兰迪恩、日耳曼敦战役中获胜，但未能消灭华盛顿的军队，遂辞职返英。

② 托马斯·盖奇(1721—1787)，北美殖民地英军总司令，马萨诸塞州总督，残酷镇压革命，进军列克星敦和康科德(1775)，拉开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邦克山战役失利后回国。

的脸。

“别开火，”命令又被重申了一遍，“普雷斯科特会下命令的。”

菲利普紧张得不停地咽口水，他将青铜燧发枪搁在工事的豁口上，黑人塞勒姆·普林斯和其他人也是同样的姿势。菲利普瞥见，他们的左侧，浓浓的炮火硝烟中，普雷斯科特上校在胸墙后面来回踱着方步，只是当炮弹呼啸着飞来爆炸时才猫一下腰。

战鼓震动着大地。菲利普明白，这些前进着的精锐部队是要把这些不自量力地扼守着俯瞰波士顿的两个战略高地之一的美洲人碾个粉身碎骨。那些英国大船，除了运来正规步兵之外，也带来了他们最精锐的部队——各个团的轻步兵和掷弹兵连。在前进的突击部队后面，偶尔可以听到小口径野战炮的轰击声。

最让菲利普·肯特感到害怕的是那些坚定地不断向前挺进的士兵。在他们滑膛枪的枪口，有钢铁在闪闪发光……

那是刺刀。

布里德山和邦克山上的殖民地战士手中，没有一个人的枪上有这种致命的武器。他们对这种东西不屑一顾。菲利普怀疑他们是不是太蠢了。

自从4月里列克星敦^①和康科德^②爆发第一次战斗之后，菲利普就一直和几百个民兵一起，将七零八落、目瞪口呆的英国远征军队一直赶回到了波士顿。他们从石墙后面将这些大螯虾似的英国兵一个一个捅死。整齐的队伍受到了毫无秩序、毫无队形的民兵的致命攻击。英国人对此不知所措。此后，殖民地的人民欢欣鼓舞，信心倍增。他们只要拿犀利的眼睛瞄准了开枪，谁还在乎队形和刺刀？

今天，情况有些不同，向山上进攻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严整的军容，全副武装，稳步地向前推进，稳步地向着山上的工事推进。他们已经越过那一片低洼地，直逼那道稻草掩体，那道石墙防御工事……

要是碰上这些刺刀，菲利普心里想，我们就完了。

^① 列克星敦，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西北部的一个城镇，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首次战斗爆发于此。

^② 康科德，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1775年4月在此和列克星敦爆发的战斗，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

“上帝呀，他们什么时候让我们开火呢？”塞勒姆·普林斯愤愤地说。菲利普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指挥官们的命令再一次传来：

“普雷斯科特上校命令，直到你们能看清他们的眼白再开枪。”

掷弹兵和轻步兵缓慢而又坚定地攀爬过那堵稻草掩体。菲利普擦了一下额头。突然，他感到有点头晕。

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合一合眼，他太疲倦了，太饿了。这场对抗好像是徒劳无用的。他所选择的作为家园的殖民地居然敢和罗马时代以来全世界都知道的最强大的帝国抗衡……准是疯了。此外，别无解释。

他再次向外看去。一张张的脸看得更清楚了，有的胖，有的瘦，有的灰黄，有的红润，有的年轻，有的年长。他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那些紧张不安的眼睛中的眼白。

左下方，胸墙的后面，滑膛枪射出一阵满是油味的烟和火。前排英国兵纷纷倒地。

“开火！”战壕里有人喊道。菲利普拿他的青铜燧发枪瞄准……这种滑膛枪不太准，不需要怎么瞄准……他扣动了扳机。枪响之后，他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轻步兵倒在草丛中……扭动着身体。他与菲利普差不多年纪。

美洲殖民地战士们的火力像巨大的长柄镰刀，掠断了英国军队的进攻队形。可是，他们没有停止前进，没有停止攀爬……

这会儿，前面的队伍都倒下了，英国兵在地上翻滚着，号叫着。他们后面的同伴绕过他们的身体，跨过他们的身体……必要时甚至踩着他们的身体，继续前进。没有倒下的英国兵一边前进一边射击。

菲利普听到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上飞过，射进后面的土墙里。战壕里，也有人在喊叫着，可是与那些倒在半岛各地的穿着猩红色军服的英国掷弹兵和轻步兵相比，他们这一方死伤的人少多了。

民兵们尽可能快地装着子弹，快些，再快些，然后继续射击。菲利普没有时间想其他东西，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着机械的动作：火药，弹丸，纸。弹药装得快一点，指挥官不停地催促着，开火，他妈的！快，快……

“瞧那儿，先生！瞧！”塞勒姆·普林斯叫道。菲利普抬起头。